

卷四十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一

祖宗聖訓

太祖

太祖聖性至仁雖用兵亦戒殺戮親征太原道經潞
州麻衣和尚院躬禱於佛前曰此行止以弔伐為意
誓不殺一人開寶中遣將平金陵親召曹彬潘美戒
之曰城陷之日慎無殺戮設若困鬪則李煜一門不
可加害故彬於江南得王師弔伐之體由

聖訓

初梁宮殿因宣武府第修之為建昌宮晉改命曰太

宗復加營繕猶未盡如王者之制

殿令洞開諸門直望之謂左右曰此如我

太祖

書名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撰者 宋 江少虞 撰
卷 卷四十五
內容分類 子 類書 彙考 宋
索書號 貴重 34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C59242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貴重-34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新雕皇朝類苑七十八卷 銅活字印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新雕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五

休祥夢兆

苗訓

苗訓仕周爲殿前散員學星術於王處訥訓從

太祖北征處訥預語訓曰庚申歲初太陽躔元在元於德剛其獸乃龍恐與太陽並駕若果然則聖人利見之期也至庚申歲旦太陽之上復有一日衆皆謂日眩以泗盆俯窺果有兩日相磨盪即太祖陳橋起聖之時也初夢持鏡照天列宿滿中割腹納之遂通星緯之學太祖即位樞密使王朴建隆二年辛酉歲撰金雞曆以獻上嘉納之改名曰應天曆御製曆序處訥謂所知曰此曆更二十年方見其差亦有知之者吾不得預焉興國六年辛巳吳昭素直司天

監果上言應天曆大差 太宗詔修之 太宗善望
氣一歲春晚幸金明回蹕至州北合歡拱聖營兩大
下時有司供擬無兩伏因駐蹕轅門以避之謂左右
曰此營他日當出節度使兩人蓋二夏昆仲守恩守
贄在營方升後侍 真廟於藩邸當龍飛二公俱崇
高後守恩為節度使守贄知樞密院事終於宣徽南
北院使

周克明

景德三年有巨星見於天氏之西光芒如金丸無有
識者春官正周克明言按天文錄荊州占其星名周
伯語曰其色金黃其光煌煌所見之國大平而昌又
按元命包此星一曰德星不時而出時方朝野多歡
六合平定變輿澶淵凱旋萬域富足賦歛無橫宜此

星之見也克明本進士獻文於朝召試中書賜及第

畢文簡

真宗君京畢士安為府判沉毅忠厚中書將有簽除
太宗令輔臣歷選不稱旨而李沆必欲用冠公上曰
準少年進用才銳氣浮為朕選河朔有重德稀姓者
處其中而鎮之近臣少喻上意方以畢公進之上果
喜遂用參大政時利用為樞相寇曹二人者一時酒
後徃徃凌詬於席公處其間嘗溫容以平之不踰月
與寇俱平章事歲餘果負重望 太宗謂李沆曰朕
固欲相士安者頃夢數神人擁一紫綬者令拜朕曰
非久當相陛下夢中熟視之乃士安也 見玉壘清話

鞏彥輔

長沙北禪經室中懸觀音印像一軸下有文乃故待

制王元澤撰鏤板者乃邵倅關蔚宗其文曰都官鞏
亥輔郎中嘗麗云初夢兩緋衣召入一大府巖甚有
紫衣當按者曰此王也置廡下授以沙盆剔囚目使
研之餘斷腕截耳不可數或恐懼失便溺少頃一官
至呵鞏解衣鞏以有官無罪官怒曰此治殺生獄豈
問官耶鞏窘呼觀音囚者皆和而殘者完繫者釋俱
出鞏亦出乃蘇余友吳居易與鞏同官開封府言鞏
性朴直不局於獄以故或忤在勢者云

朱正基

寶元元年朱正基駕部知峽州即江陵內翰昂之子
一夕夢一吏自云城隍神遣某督修夷陵縣廨宇願
速葺不宜後時朱不甚爲意連三夕夢之方少異焉
因語同僚亦盡異之然亦未加修葺明日報至歐陽

永叔謫授夷陵報吏云已及荆門朱感其夢待之特
異將入境率僚屬遠郊迓之歐公臨邑亦以遷謫自
憂益事謙謹稟白皆斂板於庭州將長伺之俟入門
先抱笏降于階至滿任不改前容歐公親語其事於
其孫集賢朱初平學士焉見玉壺清話

張乖崖

乖崖公太平興國三年科場試不陣成功賦蓋太
宗明年將有河東之幸公賦有包成卧鼓豈煩師旅
之威雷動風行舉順乾坤之德自謂擅場欲奪大丈
夫何有司以對偶顯失因黜之選胡旦爲狀元公憤
然毀裂儒服欲學道於陳希夷搏趨豹林谷以弟子
事之決無仕志希夷有風鑑一見之謂曰子當爲貴
公卿一生辛苦譬猶人家張筵方笙歌鼎沸忽中庖

火起坐客無柰惟賴子滅之然祿在後年此地非棲
憇之所乖崖堅乞入道陳曰子性度明躁安可學道
果後二年及第於蘇易簡榜中希夷以詩遣之曰征
吳入蜀是尋常鼎沸笙歌救火忙乞得江南佳麗地
却應多謝腦邊瘡初不甚曉後果兩入蜀定王均李
順之亂又急移餘杭剪左道僧紹倫妖蠱之叛至則
平定此征吳入蜀之驗也累乞閑地朝廷終不允因
腦邊瘡乞金陵養疾方許之

二

張乖崖成都召還臨行封一紙付僧文鑑大師者上
題云請於乙卯歲五月二十一日開後至祥符八年
當是歲也時凌侍郎知成都文鑑至是日特見凌公
曰先尚書向此以囑某已若干年不知何物也乞公

開之泊開乃所畫野服携筇黃短褐一小真也凌公
竒之於大慈寺閣龕以祠焉蓋公祥符七年甲寅五
月二十一日薨開真之日當小祥也公以劍外鐵縉
輜重設質劑之法一交一緡以三年一界換之始祥
符辛亥今熙寧丙辰六十一載計已二十二界矣雖
極知者不可改

王慶之

僕射相國王公至道丙申歲為譙幕因按逃困飢而
流亡者數千戶力謀安集疏奏乞貸種粒牛糧懇訴
甚苦朝廷悉可之一夕次蒙城驛舍夢中有人召公
出拜空中紫綬象簡者兒度凝重如牧守赴上之儀
遣一綠衣外童謂公曰以汝有憂民心上帝嘉之賜
此童為宰相子受訖即寤殆曉慙食於楚靈王廟作

詩誌於壁是夕夫人亦有祥兆而娠焉後果生一子
即慶之是也器格清粹天與文性未十歲公已貴蔭
爲奉禮郎耻門調止稱進士或號棲神子惟談紫府
丹臺間事有古木詩不逢星漢使誰識是靈槎祥符
壬子歲謂所親曰上元夫人命我爲玉童只爲吾父
未受相印受則吾去矣不數日公正拜慶之已疾公
憶丙申之夢默不敢言不踰月慶之卒年十七 真
宗聞其才矜恤特甚命尚官就宅加贈祿詔賜進士
及第焚誥於室

張密學

張密學 秉知冀州日一巨盜劫民之財復亂其女賊
敗得贓將就戮其被盜父母以不幸之甚泣訴於公
公忿極俾設架釘其門九三日醢之議者頗快焉後

旬年忽感疢疾一日方午劇發夢中使至宅急宣公
力疾促轡至禁門中人引至便殿垂箔立軒陛久之
隔箔厲聲曰爭得非法殺人公認其聲乃 真宗也
不知其端不敢奏辨斯須又曰張秉爭得非法殺人
公方奏曰臣束髮入仕遵謹憲章豈止丹筆書極典
雖一笞扑亦覆覈精審上曰卿自與本人對辨引於
殿西南隅啓一獄扉囚繫萬狀始悞非人世也引一
鐵鉞罪人血肉淋漓肢節星散泣訴於公曰汝用非
法殺我支體零散奈何永無受托之所公方認冀賊
也詎之曰汝所犯豈止一死耶糜萬軀亦不足塞其
父母之耻敢將更有訴乎旁有一胥容服謹嚴視之
乃秉從事河陽日一幕典遇公甚勤低容曰五刑自
有常典亦不得憾其訴公曰其將奈何吏曰幸公之

筭未盡暫經誤至此爾但遣俾之託生可却還公怖
且窘叩其遣之之術於吏曰吾念與子有河陽之舊
吏曰功力之大無如法華經焉但志誠許之公遂許
歸日召僧誦百部以至漆及千部囚亦不捨公愈怖
吏又曰不必多爲其持誦之法但貴長久日請一僧
誦一部許終其身乃可遣公如其說許之果沒不見
殆三日神方還觀始覺乃日召一僧誦一部至薨未
常一日廢闕

錢惟治

錢惟治字和世初鎮四明嘗夢神人披金甲自稱西
岳神謂曰公面有政文即擁土培之後領華州節鉞
二十年

王處訥

太宗欲知古高僧事贊寧撰僧史略十卷進呈充史
館編修壽八十四天監王處訥推其命孤薄不佳如
三命星禽略祿壬遁俱無壽貴之處謂寧曰師生時
所異者止得天貴星臨門必有列土侯王在戶否寧
曰母氏長謂某曰汝生時方卧草錢文穆王元雅往
臨安縣拜塋至門雨作避於茅簷甚久始浣浴襪籍
徘徊方去見湘山野錄

二

王處訥洛陽人少時有老叟至其家煮洛河石爲麪
以食之又嘗夢人持巨鑑衆星燦然滿中剖其腹納
之後遂通星曆之學特臻其妙依漢祖於大原開國
爲尚書博士判司天監事祖素與處訥厚善舉兵向
闕以物色求之得之甚喜因言及劉氏祚短事處訥

曰漢氏歷數悠遠蓋即位之後專以復讎殺人及夷人之族結怨天下所以社稷不得長久周祖蹶然嘆息適以兵圍蘇逢吉劉銖第待且如戮遽命置之逢吉已自縊死但誅銖悉全活國初歷司農少卿直拜司天監有子熙元今爲司天少監見揚文公談苑

陳洪進

陳洪進與張漢恩爲劉從効左右將有沙門行雲者若狂人自福州來洪進供僧有禮行雲語洪進曰汝當爲此山河主不出此歲我且歸長樂秋後至此時建隆二年也是春從効卒子紹祺典留務至秋洪進經紹祺將召越人執送金陵漢恩爲留後目使漢恩老且懦洪進實專郡政行雲果來謂九世報前定但人有千錢之祿不可以圖之况將相

之位豈能力取今留公多疑人前後誅殺甚衆王者不死豈能害君哉當須坦然任運他日善終牖下子孫蕃盛苟懷疑殺人蒙不善之報鮮克令終矣洪進後廢漢恩幽于別墅諸子屢勸除之終不許漢恩竟以壽終行雲禿首而不衣僧服嘗服紫皂揆袂束帶懸銀魚爲飾館於州廨十餘年忽謂人曰陳氏當有五侯之象去此五年後有戎馬千萬衆前歌後舞入此城喜而不怒未知何故也懇求出舍外宅洪進次子文顯救漳州將歸寧行雲曰吾不及見矣遂沐浴右脇而逝語館人曰過三月乃得棺歛明日文顯至亟哭之行雲遽起坐執手談至暮乃入滅泉人疑所管二州何以容五侯當克取汀建以自益耳後洪進來朝獻其地改鎮徐州文顯通州團練使文顯文顯

文頊三人並授諸州刺史是為五侯王師入城垂纛作笳鼓為樂悉如其言洪進感行雲之言師泉十六年未嘗妄殺人有犯極刑而情可恕者多貸其死

危序

鄉人危序應舉探省榜出門數步即逢泥濘躄躄未前有老媪指示曰秀才可低處過危即從之比看榜最末有名是歲果及第此與摺言所載後來者必銜得事頗相類

韓魏公

韓稚圭侍中知秦州日卧病數日冥冥無所知倏然而蘇語左右曰適夢以手捧天者再不覺驚寤其後接英宗於藩邸翼神宗於春宮捧天之祥已兆於慶曆中固知賢臣勲業非偶然而致也

夏文莊公

夏文莊公謫守黃州時龐穎公為郡掾文莊識之異禮優待而龐嘗有疾以為不起遂屬文莊後事文莊親臨之曰異日當為貧宰相亦有年壽疾非所憂龐詰之曰已為宰相豈得貧耶文莊曰但於一等人中為貧耳故龐公晚年退老作詩述其事曰田園貧宰相圖史富書生為是故也

二

文莊守安州宋莒公兄弟尚皆布衣文莊亦異待命作落花詩莒公一聯曰漢臯珮冷臨江失金谷樓危到地香子京一聯曰將飛更作回鳳舞已落猶成半面粧是歲詔下兄弟將應舉文莊曰詠落花而不言落大宋君須作狀元及第又風骨秀重異日作宰相

小宋君非所及然亦須登巖近後皆如其言故文莊在河陽聞莒公登庸以別帑賀曰所喜者昔年安陸已識台光蓋爲是也見青箱雜記

趙世長

俚諺云趙老送燈臺一去更不來不知是何等語雖士大夫往往道之天聖中有尚書郎趙世長者常以滑稽自負其老也求爲西京留臺御史有輕薄子送以詩云此回真是送燈臺世長深惡之亦以不能酬酢爲恨其後竟卒於留臺也見廬陵居士歸田錄

張客省

張客省退夫自言應舉時因醉乘驢過市誤觸倒雜賣檐子其人喧爭不已視檐中只有樂記疏一冊遂五十錢市之其人乃去張初不携文籍而行遇醉醒

止閱所買樂記疏無何省試黃鍾爲樂之末節論獨樂記爲詳論擅場南省遂高過明年擢甲第

賈直孺

賈直孺嘗言襄州居喪時家中若有人呼侍中云一日爲其父尋葬地有人前引云侍中村其後居京城之西鄰婦心恙踰牆言爲其夫所苦我來告賈侍中直孺益自信未幾爲侍讀學士給事中卒於城西第其偶然乎將鬼告之乎果告之鬼亦善戲謔

馮侍禁

馮當世之父式爲左侍禁以終當世幼時取其所讀書題其後曰將仕郎守將作監丞通判京南軍府事借緋馮京式既沒十一年當世狀元及第爲荆南通判視其父所題無一字差者是所謂知子者矣

蔡子直

蔡子直識英宗皇帝于藩邸為最舊既即位久之以樞密直學士知秦州英宗上僊不及見一日夢宣召賜對又賜茶既而辭出固留之曰只在此更毋得去寤而記憶乃靈駕發引日因大慟哭遂得疾日中而卒其幽冥之感有如此者

丁晉公

丁朱崖當政日置宴私第忽語於眾曰嘗聞江南國主鍾愛一女一日諭其大臣曰吾止一女姿儀性識特異於人卿等為擇佳婿須得少年羨風儀有才學而門地高者或曰洪州劉生為郡參謀年方冠風骨秀美大門第嘗任貳卿博學有文足以充選國主亟令召至見之大喜尋尚主拜駙馬都尉鳴珂鏘玉出

入禁闥良田甲第珍寶竒玩豪華富貴冠於一時未周星歲主告殂國主悲悼不勝曰吾不欲復見劉生削其官一物不與遣還洪州生恍疑夢覺觸目如舊丁笑曰某它日不失作劉參謀也席中莫不失色未幾有海上之行籍其家孑然南去何先兆之著也

王元規

王元規景仁慶曆末將赴吏部選一夕夢一人衣冠高古若術士者因訪以當授何地官期早晚書八字與之云時生一陽體合三水既覺莫曉其意及注官果授河南府河清主簿九三字從水到官日正冬至

任玠

蜀人任玠温如晚寓寧州府宅一夕夢一山叟貽詩曰故園路遙歸去來玠和之曰春風天遠望不盡既

覺自笑曰吾其死乎數日不疾而逝

張茂直

張茂直究人家貧喜讀書少遊汶上嘗買瓜於圃翁倚鋤睥睨曰子非久當斷頭下刃之際稍速則死稍緩則生果獲免必享富貴無何慕容彥超據兗例驅守埤周師破敵擁城者例坐斬之斬殆盡至茂直挾刃者語之曰汝髮甚修鬢惜爲頸血所汚可先斷之茂直許焉將理髮得釋免後知制誥秘書監卒

楊文公

楊大年歲二十一爲光祿丞賜及第 太宗極稱愛三月後苑典宴未帖職不得預公以詩貽館中諸公曰聞戴宮花滿鬢紅上林絲篔侍重瞳蓬萊咫尺無因到始信仙九迥不同諸公不敢匿即時進呈

上訝有司不即召左右以未帖職爲奏即日直集賢院免謝令預晚宴後修冊府元龜王欽若總其事詞臣二十人分撰篇序下詔須經楊億刪定方許用之大年祖文逸僞唐玉山令大年將生一道士袖刺來謁自稱懷玉山人冠褐秀爽斯須遽失公遂生後至三十七爲學士晝寢於玉堂忽自夢一道士來謁亦稱懷玉山故人坐定袖中出一誥牒曰內翰加官取閱之其榜上草寫三十七字大年夢中頗驚曰得非數乎道士微笑又曰許添乎道士點頭夢中命筆止添一點爲四十七至其數果卒也見玉壺清話

王堯臣

天聖四年夏海州書表司雋宗遠嘗夢有神告云來年狀元是王堯臣乃題司房之北壁是年秋試開封

府解榜到雋見王之姓名謂同列曰此是明年狀元也泊南省榜出又見王預奏名雋愈喜應再題于壁未幾果魁多士愚時授海州通判路逢前知郡事王遵度館使首話此事後到又呼雋詢之果不謬此神欲使人知魁多士者必前定矣

呂文靖

梅侍讀知濠州嘗夢有人通刺云相公來謁睡起通判呂敷丞至文靖公也梅見其語詔奇特遂厚待之梅後坎軻當呂作相引為待制後至金華之拜見康靖公聞見錄

陸經

陸經慶曆中為館職一日飲於相國寺僧秘演房語笑方洽有一人箕踞於旁睥睨經曰禍作矣僅在頃

刻能復飲乎陸大怒欲捕之為秘演勸勉而止薄暮飲罷上馬而追牒已俟於門陸惶懼不知所為復見箕踞者行且笑曰無苦終復故物既而陸得罪斥廢累年嘉祐初乃復館職見東軒筆錄

曾魯公

曾魯公放生以蜺蛤之類以為人所不放而活物之命多也一日夢被甲者數百人前訴既寤而問其家乃有惠蛤蜊數罇者即遣人放之夜復夢被甲者來謝見東軒筆錄

李景初

李景初自蜀浮江而下至荆湖間家人市一巨鱉而景初未知也夜中夢皂衣姥告乞命恠問家人家人曰此必所買鱉也即遣放之亦復夢皂衣姥來謝然

則太史記宋元事若有之矣古者君子遠庖厨聞其
聲不忍食其肉雖然天地間生此所以養人但不暴
天物可也見東齋記事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五

新雕 皇朝類苑卷第四十六
休祥夢兆

原國公

仁皇朝原國公承炳之至侍宴于崇政殿 仁皇數
以酒屬之不敢辭遂醉即廷中賜輦親視其外勅衛
士送還邸明日遣內人問起居以輦行呼而不名公
好老氏之學一夕夢青衣執雉扇前導晤而告家人
曰數盡矣具冠帶將朝而卒

王文穆公

王文穆公作舉人時謁南頓喬給事喬晝寢夢有人
告云相公來奉謁喬戒闈者云有賓客來悉通報相
次有一舉人投刺乃文穆也喬引入卧內見其容兒
磊落以家人禮待之洎公作相喬之子孫皆蒙拔擢